

ADVENTURE STORIES

惊悚文丛

张伟红 朱利钦 译

THE MAGIC WHISTLE

魔哨

海燕出版社

ADVENTURE STORIES 惊悚文丛

张伟红 朱利钦 译

THE MAGIC WHISTLE

魔 哨



海燕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哨/(英)詹姆斯等著;张伟红,朱利钦译.-郑州:海燕出版社,2001.1

(惊悚文丛/张伟红主编)

ISBN 7-5350-2003-8

I.魔... II.①詹... ②张... ③朱... III.小说-作品集-世界-近代 IV.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1642 号

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郑州胜岗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30 千字

2006 年 1 月第 2 版 200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7-5350-2003-8/I.563

定价: 10.00 元

译者序

“鬼故事”的历史大概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。各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关于“鬼”的故事，而他们的神话中也少了“冥府”。几千年来，关于“鬼”的民间故事及文人创作一直是世界文化的组成之一，而人们对它们的阅读兴趣也一直长盛不衰。中国最著名的大概就是《聊斋志异》了。

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对“鬼”有如下的解释：“死者的灵魂或幽灵，通常认为住在阴间而能以某种形式重返人间。……传统所说的‘显灵’包括鬼魂幻象、物件易位或出现怪光等视觉怪异，以及无人的笑声、叫声、脚步声、铃声、乐器自然发声等听觉怪异。鬼怪故事在世界各地的民间传说中都很流行。讲鬼说怪，故事离奇而令人毛骨悚然，常常因黑暗或雷雨天气而加重其恐怖气氛，然而这却是许多人所喜闻乐见的消遣方式，尤以儿童更爱听鬼故事。”读者将会看到，所有这些描述在下面的故事中都能见到。

这里收集的是一个世纪以前欧美的鬼怪故事。创作鬼怪故事似乎是当时的一种风气，尤其是在维多利亚时期。很多著名的作家参与了鬼怪故事的创作。这些人由于有高超的写作技巧，善于制造悬念及恐怖气氛，因而与民间故事相比，他们的作品的可读性要强得多。

心理学家认为，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是恐惧，而

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是无名的恐惧。这些鬼怪故事证实了这种说法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阅读恐怖故事可以解除或缓解人们心中的恐惧。而且，当读者看到故事中的人物身陷困境，而自己的生活如此安逸，便会更加珍惜生命，更好地享受生活。英国著名作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说：“人们喜欢从恐惧中得到乐趣，与人们如此喜欢阅读鬼怪小说，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……当人们知道自己处在安全无虞的环境中时，恐惧之感就会成为一种让人仔细享受和品味安全的乐趣。”

本丛书所收集的故事都属上乘之作，而且鲜有中文译本。建议读者在夜深人静时细细地品味，然后——祝你做个好梦。

目 录

学校里的怪事	1
讨债	11
王子大街二百五十二号	33
神奇的迷雾	51
失落的心	81
香柏木房	97
洛克瑞恩医生的疯人院	111
鬼屋	125
克洛尔老宅的故事	171
魔哨	193

学校里的怪事

罗·詹姆斯



两

个人坐在吸烟室里聊小学时的事。一个说：
“在我们学校的楼梯上曾发现一个鬼的脚印。我清楚地记得，那脚跟和脚趾是方形的。但关于这个鬼脚印却没有相应的鬼故事，这有点儿奇怪。难道就没人能编一个？”

“小孩子们并不像你说的那么笨。他们有自己的神话故事。我手头就有一本《小学故事集》。”另一个人接话说。

“嗯，虽然故事不算曲折，但若让小孩子们来编，他们还真能编出各种各样的故事来。”

“他们现在编的《海滨上的小珍珠》等，就特别吸引人。”

“不错，他们想的和我小时候想的大不一样。让我想想我小时听说过的那个鬼故事：有座房子，其中有个房间有些怪。有些人不相信，非要去住一晚上，结果第二天那些人都是跪在墙角处，只说了句‘我看到了’，就死了。”

“那座房子是在贝克里区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。那地方还有一个人，一天晚上他听见一个声



音，打开门一看，一个眼睛鼓得挨着面颊的人爬过来。还有，一个人死在房内，他的额头上和床下的地板上都有马蹄印。还有一个女人在锁房门时，听见窗帘后面有人说‘我们今天晚上被关在这儿了’。这些怪事都解释不清。像这样的事还不少。”

“对呀，太多了。你听说过和学校有关的怪事吗？我想即使有，和我遇见的也不会一样。”

“既然你曾遇见过这样的事，不妨说出来听听。”

“好吧。那是我上私立小学时的事，大概有三十多年了。”

“我说的那个学校在伦敦附近。学校设在一座古老的房子里。花园里有许多大雪松，我们做游戏的地方有许多粗壮的榆木。现在想来那地方很美，但当时没在意。”

“我是在一八七〇年九月进那个学校的。和我同一天去的还有其他几个小孩。但我要说的是来自苏格兰高地的一个男孩，他叫麦卡尔德。虽然他学习不太好，又不会做很多游戏，但我们彼此很合得来。”

“学校不小，大约有一百二三十个男孩，所以需要不少教师。他们常常是你走了，我来了。”

“大约是在第三或第四个学期，来了位叫撒普森的老师。他又高又胖，脸色有些苍白，黑胡子。我们都很喜欢他。他到过许多地方，散步时就给我们讲各种故事，大家都想接近他。我差点忘了说，有一天我注意到他的表链上有



个小饰物，他解下来让我仔细看了看。那是一枚金币，一面是皇帝像，另一面磨得很光，上面刻有他姓名的第一个字母 G. W. S 及一个日期：一八六五年七月二十四日。他告诉我那是他捡来的。

“第一桩怪事是这样的：撒普森教我们拉丁语法。他喜欢用的也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是：他让我们自己结合学过的语法知识造句子。这就给了我们这些傻孩子造各种稀奇古怪句子的机会。我们造关于学校的各种句子。但我们从来都没有涉及过撒普森老师。一次，他要我们用‘记着’造一个句子。大多数学生都造了简单、常见的句子，比如说‘我记着我的爸爸’，‘我记着我的书’，以及诸如此类乏味的句子。但麦卡尔德苦思冥想，想造一个不同寻常的句子。我们想快些出去，所以有些男孩从桌底下踢他。坐在他旁边的我也暗暗捅他，催他快点儿。但他毫不理会。我伸长脖子去看，他的练习本上什么也没写。我又用劲儿捅他并责备他让我们傻等。这次，他终于有所反应。就像从梦中惊醒了似的，他在练习本上飞快地写了一行字。因为老师正检查前面同学造的句子，麦卡尔德只得等一等。那时钟正好敲十二点。外边没有什么可玩的，于是我在门口等麦卡尔德。他出来时慢腾腾的，好像有些不高兴。‘怎么了？’我问他。‘没什么，只是撒普森看起来很烦我。’‘你造的句子很糟糕？’‘不，我觉得挺不错。句子是这样的：四人中你要记着那口井。’‘莫名其妙。你怎么会想起这种话？’‘我也说



不清。当时我头脑里有一幅模糊的画面，句子也就在脑边，所以我就写下来了。’‘那么，撒普森说什么？’‘他当时表情很怪，随后走到壁炉边，背对着我，什么也没说。接着，他轻声细语地问我那句话是什么意思。我告诉了他我的想法。他又问我为什么要写下来，我只得编些理由。撒普森不再说造句子的事，却问我来这儿多久了，我家住在哪儿等等。后来，我走出来时，他的脸色还很难看。’

“我忘了我们两个还说了些什么。第二天睡觉时麦卡尔德有些忧郁。一个月过去了，什么事也没发生。撒普森老师或许像麦卡尔德想的那样生他的气了，但老师并没有表现出来。现在想来，老师以前的经历或许与麦卡尔德的句子有关，但作为小孩，我当时还想不到。

“还有另外一件奇怪的事：有一段时间，我们一直练习一些枯燥的语法。除了做错时有些烦躁，其他时间都安安静静的。一天，我们学习条件状语从句，撒普森让我们练习造句。不管对错，我们都交上去一张纸。撒普森刚看第一份，就发出一声怪叫，跑出了教室。我们坐着愣了一会儿，然后都站了起来：肯定是有人造的句子太差了。我和其他几个人去看老师桌子上的那张纸。我猜想是有人在纸上胡写，老师去向校长汇报了。但我注意到撒普森老师跑出去时什么东西都没带。最上面的那张纸上的字是用红笔写的，而班上没有一个同学有红笔。同学们都发誓说不是自己写的。于是我查查纸张数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是十七张，而



我们班只有十六个人。我收起那张纸，现在还保存着。你想看看，是吧？其实也没有什么，很简单很普通一句话，用拉丁语写的：‘如果你不找我，我就来找你。’”

“能让我看看那张纸吗？”听的人插话。

“当然可以。但奇怪的是，当天下午我从抽屉里取出那张纸时，上面却一个字也没有了。我以为那些字是用化学药品处理过的墨水写的，但试来试去，还是什么都没有。

“接着讲吧。那天下午，撒普森说他不舒服，让我们早早地下了课。他战战兢兢地走到他的桌子边，又看了一眼最上面的那张纸。我已经拿走了那张纸，他当然不会再看到的。我猜想他肯定以为自己在做梦，但他什么也没问。

“第二天，撒普森没有什么异常表现，又开始上课。但那天晚上，第三件也是最后一件怪事发生了。

“麦卡尔德和我睡在宿舍的右角。撒普森住这个宿舍楼的第一层。那天晚上月光很亮。大约一点多钟，我被麦卡尔德摇醒了。他显得很有精神：‘过来看，有个贼从窗子进到撒普森的房间了。’我说：‘为什么不叫醒大家？’‘不，不，我也拿不准是否是贼，不要吵，只管看。’他劝我说。我看时，却没有看到人。我有些生气，想骂麦卡尔德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我突然兴奋起来，便坐在那里，睁大双眼，和他一起看。我问他看到或听到什么了。他低声说：‘我什么也没听见。但在我叫醒你前，我从这个窗户往外看，看到有个人在撒普森的窗台上不知是坐着还是跪着，往里张望。我想他



在呼唤谁。’‘什么样的一个人?’麦卡尔德扭了下身子:‘我也说不清,不过,他瘦骨嶙峋,好像全身都湿透了。’麦卡尔德说话声音很轻,生怕别人听见似的,‘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。’

“我们继续耳语了一阵,最后躺到床上睡了。房间其他的人自始至终都没被惊醒。虽然我们睡着了,但第二天感到很不安。

“撒普森老师失踪了,怎么都找不到!回想起来,麦卡尔德和我竟然没向任何人提起过前一天晚上的事。当然也没人找我们问过话。即使有人问,我们也不会给他们任何答案。我们也没法说清是怎么回事。这就是我小学时的怪事,”讲述者说,“也是据我所知惟一与学校有关的鬼故事。”

事情总有一个结局,但听这个故事的人却不总是一个。其中一位听众有一段时间待在爱尔兰。

一天晚上,这个听众和他的亲戚在吸烟室里。这家主人正在翻抽屉里的乱七八糟的杂物。他忽然拣出一个小盒子:“你见多识广,请告诉我,这是什么?”这位听众朋友打开那个小盒子,看到里面有一个金链子,上面还带个小东西。他戴上眼镜仔细观察。“怎么来的?”“有些怪。你知道灌木丛旁的那口井吧,大约两年前,我们清理它时,你猜我们发现了什么?”

“可能是一具尸体。”这位朋友紧张不安地说。



“确实如此。准确地说，是两具尸体！”

“天哪！两具？知道尸体怎么到那口井里的吗？这个东西也是在他们身上找到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正是在其中一具尸体的衣服中找到的。他们俩的胳膊紧紧挽在一起。估计他们已经死了三十多年，是早在我们搬到这里之前的事。我们马上把那口井填住了。喂，你能辨出金币上的字吗？”

“我想我能。”他凑近灯光，毫不费劲地读出，“G. W. S, 一八六五年七月二十四日。”

讨 债

威尔特·司各特